

化龙山中的生态卫士

科教周刊

KE JIAO ZHOU KAN



微信扫描二维码
关注安康日报公众平台

2020年8月20日 星期四
第24期 (总第782期) 5版

科教周刊 编辑部

主 编 陈 俊
执行主编 田 丕
电 话 3268517
邮 箱 akrbkjkz@163.com

刘平：行走的化龙山『动植物百科』

记者 郭 斌

登山的时候，刘平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除了饮水以外，就是一部单反相机和两个镜头。微胖的身体以及受过伤脚，让他上山的速度比以前慢了。

这是第一次见刘平。此前，仅仅是“只闻其名不见其面”。

与刘平同在一个QQ群里，他总是最活跃的成员。几乎每天都要发几张他在山上拍摄的一些动植物照片，有些是极为珍贵的草木，有些是常见却很难叫出名字的小生命。有时，其他的群成员还会把自己发现的动植物照片发在群里，请教刘平这些生物的名称和种类，刘平总是精确又及时地回复。

生于此，长于此，对于化龙山，刘平自小都是无限向往的。1986年，19岁的刘平被分配到平利县千家坪林场参加工作，成为麦坪护林站的护林员。那个时候的刘平就对这山里的花草草显示出无限的爱。每次巡山，他都会沿路辨认这些植物的名称，遇到不认识的，就采集标本，回来问问站上的老师。后来，他索性买下一整套的动植物志，厚厚的书本、磨损的边角就是他年少时最美的印迹。

2009年，刘平通过考试成为陕西化龙山自然保护区八仙保护站的职工。身份变了，岗位换了，在山中穿行的脚步却更多了。平均每年巡山一百多次，一年穿坏十几双解放鞋，刘平说自己太费鞋，都有些不好意思，而这几年换的登山鞋结实些，一双终于可以穿三四个多月了。

那时候，保护区管理局给刘平配发了一部相机，虽是卡片机，但他如获至宝，每次巡山，一定会随身带着它。为了弄清一种植物，他有时爬几十里的山路，顶风冒雨拍摄记录；拍动物时，几个小时的蹲守就是家常便饭，有时连续跟踪、蹲守好几天。野外拍摄归来，他往往顾不上休息，趴在电脑上整理数据，遇到不认识的物种，就拿实物上网对照，或向专家请教，或在他那几本珍藏了多年的植物志和动物志的书里查找答案，直到鉴定准确为止。化龙山上有种子植物2000余种，刘平把它们全都记在了心里。

为了让自己拍摄的图片更清晰、画面感更好，2012年，刘平攒了三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台价值8000元的单反相机，这台相机，成为他后来研究动植物的一大利器。

2015年8月，刘平在化龙山保护区巡山时发现了一种罂粟科紫堇属植物，查询了多个资料也未鉴定出准确种类。他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对该植物继续跟踪观察，拍摄了花、果照片，并反馈给华中师范大学植物分类专家王东教授。王东教授初步认为这是一个植物新种，并于2016年9月在刘平的带领下到化龙山调查、取样，随后根据研究成果发表论文确认为新种，并将这种植物命名为化龙山黄堇（*Corydalis hualongshansensis*）。这是以化龙山为模式产地命名的第一个物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个物种。

到保护区的十年来，刘平累计拍摄到化龙山的自然风光及动植物生态照片超过十万张，发现新种1个，保护区新记录种50余个，其中陕西省新记录10余个，参与编撰了《秦岭鸟类野外实习手册》《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安康动植物图谱》《化龙山鸟类图鉴》等多本书籍，发表科普文章、照片多不胜数，为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而他也练就了一身动植物识别的好本领，化龙山上，无论是花草树木，还是飞鸟走兽，他基本都叫得上中文学名。他也因此被称作化龙山上行走的动植物百科。如今，到化龙山考察的专家都会点名让刘平陪同，因为他不仅熟悉路况，更重要的是，他总能准确、及时地将考察团带到他们想要了解的物种面前。

“百科”的身份也让刘平变得更加谨慎了。很多人找到他，假借聊天向他打听那些珍稀物种的位置，每当谈及此，他便将话题就此终止，因为他知道如何保护这山上的生灵。包括那个QQ群，每一个成员都要经过严格审核，大家谈论的话题也从来都是物种本身。

30年，化龙山上的四季更迭，刘平都一一印在脑海里。而那些暴雨中负重前行、冰雪天举步维艰的日子，在他看来，都是大自然给予的礼物。刘平说，“我们需要这座山，这座山也需要我们，人与自然的相处从来都应该是和谐的。”



冬季雪地野生动物调查监测 陈戈 摄



珙桐资源野外调查 姚忠文 摄



冬季野外巡护 刘平 摄



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梅姐：钻山入林的“女汉子”

记者 田 丕

梅姐——这是我对采访对象的称呼。梅姐叫刘雪梅，是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八仙保护站的一名“生态卫士”。

梅姐喜欢户外运动，这也是她选择守护化龙山的原因；和花草相知，与清风相伴。

梅姐英姿飒爽，走起路丝毫不比其他男同事差，登山的时候经常走在前面，一路带风。

如此“强悍”的梅姐，在初遇化龙山的时候，看到的是大山“狰狞”的一面。2011年元月4号，刘雪梅接到通知，调往八仙保护站工作。接到通知那一刻，刘雪梅马上让家里人从镇坪县城开车送她去八仙保护站。

隆冬的化龙山，宛如仙境，白雪皑皑，云雾飘渺，这样的景色对于游客来说，自然是赏心悦目。但是对于急着去八仙保护站的刘雪梅来说，就变成了艰难险阻。面对“强势”的大山，刘雪梅非但没有讨厌它，还深深地喜欢上了这里。

这一留就是快十年的时间，这么多年，刘雪梅记不清自己进过多少次山，山里的一草一木、一石一花都成了她的朋友。既然是朋友，刘雪梅看待它们自然就更亲切。

现在的工作是保护资源，同时配合科研院所的一些项目做调查，刘雪梅对此乐此不疲。然而之前的工作却让刘雪梅有点恼火，为了保护资源，她难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

前段时间，也就是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是山野菜采集的最佳时节，但也是生态卫士们最忙的时间。

刘雪梅和同事们连续几天都是半夜1、2点起床，摸黑打着手电上山，守在一

条条隐秘的小路路口，这是他们开展的一项专项行动，针对的是村民挖野菜。“这些村民一般2、3点就从家里出发上山了，我们得比村民早出发守在路口，不赶在他们前面的话，就没办法把他们劝说回家。”那时候即将入夏，但是刘雪梅和同事穿着羽绒服，因为山顶的温度还是很低。对于他们来说，自然资源必须保护好。

刘雪梅知道，这些山民从年轻时就是靠着山里的资源来生活来生存，遇到这种情况，她和同事就耐心劝说，把自然保护区的条例、森林法规“揉碎了掰小了”给群众解释，他们一遍又一遍的劝说起了作用，“现在好了，大家都有了自然保护的意识，村民们也对自然保护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作为土生土长的镇坪人，刘雪梅特别能理解住在大山里的人，他们的生活真的是需要依靠大山，就是老话说的：靠山吃山。“以前山上的沿路都有人家，有人住的地方对自然的破坏就比较大，很多人都是几辈人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就是和自然‘你进我退’的拉锯战，这样的生活日复一日，再微小的一点采挖在时间的积累中都会让破坏变得越来越大。”

随着山上的村民搬到安置点，以及曾经的小煤矿被关闭，化龙山的自然生态又渐渐地恢复了勃勃生机，以前运煤的土路被蕨类植物和灌木重新占领，涓涓山溪滋润着它流过的每一株植物。

现在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这是刘雪梅乐于见到的。这样的好环境是化龙山自然保护区的“生态卫士”们一点一点“守”出来的。

搬到山下居住的山民们也没有因为离开大山而变得生计困难，他们住进了社区里统一的宽敞明亮的房子。同时，为了

缓解资源压力，减少村民对大山的依赖，八仙镇和化保局也给他们出谋划策培育产业，开拓了养蜂和野生花椒低山种植等致富渠道，并推广到农户，以科研项目带动社区群众致富，其中野生花椒种植在社区形成规模，这一项就为农民增收超过百万元。

刘雪梅所在的八仙保护站管护的面积达到10万亩，从流溪沟到猪草沟再到五尺沟，线路长达60多公里。其中正河坝保护点是八仙站的资源保护所，海拔2176米，是陕南海拔最高的工作点。这里夏秋云蒸霞蔚，冬春冰封原野。环境非常艰苦而且一年四季不能缺人缺岗。

站里的6名男同志主动承担了在正河坝保护点的轮流值班，每10天一个班次，在这10天里，没有其他人陪伴和说话。这让刘雪梅很感动，“他们都是为了照顾我，我们这个团队非常融洽，就好像一家人。”

虽然不能去保护点值守，但是巡山是刘雪梅每日必不可少的工作。只要天气不是很恶劣，刘雪梅就会和同事一起进山，最远的一次她从早上出发，到晚上8点多还在山里。她给记者算了一下，一年下来，进山次数保持在60次左右。“我喜欢运动，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

在采访结束时，梅姐向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张义方提出一个申请，参加一次穿越巡山。这可不是普通的巡山检查，而是携带帐篷干粮，走两到三天的长距离考察，对于从来没有走过这么长距离的刘雪梅来说是耐力、体力、意志力和执行力的极大考验。张义方副局长答应了刘雪梅的请求。

那一刻，我从梅姐的眼睛里看到了相伴自然的欣喜和勇往直前的坚定。



田丕 摄

化龙山主峰——巴山第二峰，高高耸立在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内。

为了近距离感受它的神奇与魅力，作为化龙山生态卫士的一员，我走了一次不寻常的登顶之旅。

未出发前，我的心里带着些许神秘感。进山的队伍迎着朝阳从柏子沟口出发了。在这支队伍里：大家身着整齐的迷彩服，男同事每人背着一个背包，包里装着矿泉水、馍馍、南瓜等干粮。因为我们往返需要七、八个小时，这是口渴充饥的必需品。女同事们则在小小的背包里放着防晒霜、风油精、喷雾水等防护用品。

一开始，在蓝天、白云、青山、绿草间行走。我被这生机勃勃的世界所感染，内心无比的兴奋。走走拍拍，遇到不知名的植物就向刘平请教，他耐心的给我们讲解，这是化龙山黄堇，那是匍匐钩子、毛叶藜芦等等。新认识了很多高海拔的植物，满满的成就感。

走到第二个盘道时，就不再那么轻松了，腿脚发沉，于是寻来一根木棍当拐杖。累得我扑哧扑哧喘粗气，真恨不得“肋下生双翼，直飞到山顶”。每当疲惫不堪时，总有同事递上一瓶水等增加体能的物品，一路有说有笑有关照，是大家给予了我力量，让我没有退缩，勇敢地向顶峰迈进。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攀爬，终于到了海拔2917米处，大家都露出了付出艰辛之后才会有笑脸。真是无限风光在山巅，一股清凉的山风迎面扑来，顿时舒畅至极。放眼眺望，远处云雾缭绕，近处一棵棵巴山冷杉傲然挺立，低头是草儿、花儿的微笑。大家都忘了劳累，简单吃了点食物就高举起印有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子在山巅尽情的挥舞，手机、相机定格这一刻的美好。一个个手舞红旗笑得那么自信、那么美丽。和大家一起挥洒了豪情，我便安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欣赏着化龙山主峰超然绝美的气质和外貌。大美两个字，我只用在这它这里。

为了天黑之前能赶下山，我们非常不舍的往回走。常听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此刻的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没走多远，腿就开始颤抖，横着脚，一步一步往下挪。就算路再难走，我还是经不起一朵朵花儿的吸引，拿出手机，拍下了它们最美的样子。

黄昏时刻，我们这一行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的生态卫士，乐呵呵地回到了柏子沟口。平凡普通的我，为自己能够在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生态卫士，天天呵护生态宝贝而深感自豪。

大美 化龙山

上竹保护站工程师 胡梅

彭少勇：与大山相守的30余年

记者 杨 迁 伟

已经55岁的老彭不想再离开化龙山了。穿着迷彩工作服，老彭步履轻快地走在山上时急时缓的毛毛路上，目光里多了一份温柔和喜悦。“山下那一大片树是我在千家坪林场时，和妻子种下的，现在都碗口粗了，时间过得好好快啊……”老彭名叫彭少勇，是陕西化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护林员。说这话时，他已经在化龙山坚守了12年。

老彭的家就住在化龙山脚下的平利八仙镇，父母都在千家坪林场工作。生在大山里，长在大山里，老彭深爱着这片大山。18岁那年，老彭也进入千家坪林场工作。

2008年，化龙山保护区正式命名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老彭被划到保护区成为一名真正的护林员。这片山对老彭来说是熟悉的，尽管别人都调侃他，从过去砍树的变成了现在守护山林的。但老彭自己知道，过去的那些年，他每年都要完成栽种500棵树的义务，他已经陪伴这片大山30多年了。

八仙保护站正河坝保护点是老彭现在工

作的地方，距离八仙镇和镇坪均有50多里路。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后，老彭换上工作服，随身带着GPS装置、相机、登记表、塑料袋和一些干粮等，和几名同事一起，开始了一天的巡山之旅。林区里的巡山路，几乎很多地方车都无法到达，日常的巡逻工作，少则几公里，多则十几公里，都是靠着护林员一双脚。多年来，老彭和他的同事们，走遍了正河坝的每一座山头、每一道沟。

一路上，老彭边走边四处观察，查看有无火患、乱采滥挖等情况，看到垃圾随手捡起装进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里。他仔细观察着脚下的一朵花一棵草，发现珍稀植物就用GPS进行定位，用相机多角度拍摄，并在巡山登记本上详细记录下它的生长状况，以便给科研工作提供有效的资料参考……

在老彭这么多年的护林工作中，遇到不少突发事件，突降冰雪、大雨倾盆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老彭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山上狩猎。放下电话老彭就和几个同事往山上赶去，

在几个必经的路口守到晚上十一点多。化龙山保护区内国家一、二类保护的动植物种类很多，老彭要时刻防止有人狩猎或挖掘野生植物。

常年在保护区护林，患有高血压的妻子一个人在家无人照顾，尤其是国庆、春节等节假日，有时候一连要值10天班。老彭就给妻子做工作，后来每次值班就带上妻子一起，再带上足够十天用的米面和菜等日用品，既打发了山里枯燥寂寞的时光，相互还有个照应。“他就是文化低，但他聪明肯学，干工作也踏实。为了学会用电脑做巡山资料，他白天黑夜都在背五笔字根表，两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在妻子眼里，老彭做任何工作都任劳任怨，也是领导眼里“你办事我放心”的那种人。

“我从千家坪林场到化龙山，工作地方换了，但工作职责却没有变，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就是现在的任务更重了，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把这份工作干好，守好这片山。”这是老彭最朴素的宣言。



田丕 摄